

《南唐近事》宋 郑文宝

南唐烈祖、元宗、后主三世，共四十年，起天福丁酉之春，终开宝乙亥之冬。君臣用舍，朝廷典章，兵火之余，史籍荡尽，惜乎前事十不存一。余匪鸿儒，颇常嗜学，耳目所及，志于缣緼，聊资抵掌之谈，敢望获麟之誉，好事君子无或陋焉。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夏五月一日，江表郑文宝序。（是次录文，据张剑光整理之《南唐近事》（见于《全宋笔记》第一编第二册）。该书是以《四库全书》二卷本为底本，参校明万历本、崇祯本、宛委山堂《说郛》本、《宝颜堂秘笈》本、《唐宋丛书》本等，并据陈尚君辑录成果续辑得佚文一卷。“古典小说之家”文本。）

烈祖辅吴之初，未踰强仕，元勋硕望，足以镇时靖乱。然当时同立功如朱瑾、李德诚、朱延寿、刘信、张崇、柴载用、周本、刘金、张宣、崔太初、刘威、韦建、王绶等，皆握强兵，分守方面，由是朝廷用意牢笼，终以跋扈为虑。上虽至仁长厚，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，遂服药变其髭鬓，一夕成霜。洎历数有归，让皇内禅，诸藩入觐，竟无异图。

烈祖尝昼寝，梦一黄龙缭绕殿槛，鳞甲炳焕，照耀庭宇，殆非常状，逼而视之，蜿蜒如故。上既寤，使视前殿，即齐王凭槛而立，侦上之安否。问其至止时刻，及视向背，皆符所梦。上曰：“天意谆谆，信非偶尔。成吾家事，其惟此子乎！”旬月之间，遂正储位。齐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。

江都县大厅，相传有鬼物据之，前政令长升之者必为瓦砾所掷，或中夜之后毁去案砚，或家人暴疾，遗火不常，斯邑皆相承居小厅莅事，始获小康。江梦孙闻之，尝愤其说，然梦孙儒行正直，众所推服，无何自秘书郎出宰是邑。下车之日，升正厅受贺讫，向夜具香案端笏，当中而坐，诵《周易》一遍，明日如常理事，蔑尔无闻。自始来至终考，莫睹怪异，后之为政者皆饮其惠焉。

金陵城北有湖，周回十数里，幕府、鸡笼二山环其西，钟阜、蒋山诸峰耸其左，名园胜境，掩映如画，六朝旧迹，多出其间，每岁菱藕罟网之利不下数十千，《建康实录》所谓玄武湖是也。一日诸合老待漏朝堂，语及林泉之事，坐间冯谧因举玄宗赐贺监三百里镜湖，信为盛事，又曰：“予非敢望此，但赐后湖，亦畅予平生也。”吏部徐铉怡声而对曰：“主上尊贤待士，常若不及，岂惜一后湖，所乏者知章尔！”冯大有惭色。

朱巩侍郎童蒙日，在广陵入学，其师甚严，每朝午归餐，指景为约，其时不至，当行夏楚。朱虽禀师之命，然常为里巷中一恶犬当道，过辄嗥吠。巩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：“幸无啖我，早入学中，免为夫子笞责。”精诚所至，涕泗交流，犬亦狂吠不顾。是夕犬暴卒于家。

处士史虚白，北海人也。清泰中，客游江表，卜居于浔阳落星湾，遂有终焉之志。容貌恢廓，高尚不仕。尝对客奕棋，旁令学徒四五辈，各秉纸笔，先定题目，或为书启表章，或诗赋碑颂，随口而书，握管者略不停缀。数食之间，众制皆就，虽不精绝，然词彩磊落，旨趣流畅，亦一代不羁之才也。晚节放达，好乘双犊板舆，挂酒壶于车上，山童总角负瓢以随，往来庐阜之间，任意所适，当时朝士咸所推仰。保大末，淮甸未宁，割江之际，虚白乃为《割江赋》以讽，曰：“舟车有限，沿汀岛以俱闲；鱼鳖无知，尚交游而不止。”又赋《隐士诗》云：“风雨揭却屋，浑家醉不知。”其讥刺时政，率皆类此。元宗南幸，道由蠡泽，虚白鹤氅杖藜，谒銮辂于江左。元宗驻蹕存问，颁之谷帛，又知其嗜酒，别赐御酝数壶，以厚其意也。他日病将终，谓其子曰：“皇上赐吾上樽，饮之略尽，固留一榼，藏之于家，待吾死日，殓以时服，置拄杖一条及此酒于棺中，葬之足矣。四时慎勿享奠，有益劳费，何利死者？吾当不歆矣。”泊卒，家人一遵遗命，而其子顿绝时祀。每因节序，必修奠讫，爇纸缙于灵座，纸皆不化，用意焚之，火则自灭，遂不复更祭奠矣。

严续相公歌姬，唐镐给事通犀带，皆一代之尤物也。唐有慕姬之色，严有欲带之心，因雨夜相第有呼卢之会，唐适预焉。严命出妓解带，较胜于一掷，举座屏气观其得失。六骰数巡，唐彩大胜。唐乃酌酒，命美人歌一曲，以别相君。宴罢，拉而偕去，相君怅然遣之。

升元初，许文武百僚观内藏，随意取金帛，尽重载而去。惟蒋廷翊独持一缣还家，余无所取，士君子以是而多之。终尚书郎。

钟谔性聪敏，多记问，奏疏理论，颖脱时辈。自礼部侍郎聘周，忤旨，左授耀州典午。盛夏之月，自周徂秦，每见道旁古碑，必驻马历览，皆默识。或止邮亭，命笔缮写，一日之行，不过数里而已。又见一圭首丰碑，制度甚广，约其词旨不下数千余字，卧诸荒塹之中，半为水潦所淹，无由披读。谔欣然解衣游泳塹中，以手扪揣，默记其文，志诸纸墨。他日征还，重经是路，天久不雨，无复沉碑之泉，乃发笥得旧录本，就塹较之，无一字差误。

冯谧总戎广陵，为周师所陷，乃削发披缁以给周人，将图间道南归，为识者所擒，送至行在。时钟谔亦使周，人或讥之，曰：“昔日旌旗，拥出坐筹之将；今朝毛发，化为行脚之僧。”世宗甚悦，因释罪归之，终中书侍郎。

贾崇自统军拜使相，镇江都，周师未及境，尽焚其井邑，弃垒而渡。元宗引见于便殿，责其奔溃之由，且曰：“朝野谓卿为贾尉迟，朕甚赖卿，一旦敌兵未至，弃甲宵遁，何施面目至此耶？”崇叩首具陈：‘舒元既叛，大军失律，城孤气寡，无数旅之兵以御要害，虽真尉迟，亦无所施其勇。臣当拏戮

，惟陛下裁之。”以忤旨释罪，长流抚州。

元宗少跻大位，天性谦谨，每接臣下，恭慎威仪，动循礼法，虽布素僚友无以加也。夏日御小殿，欲道服见诸学士，必先遣中使数四宣谕，或诉以小苦，巾裹不及冠褐可乎？常目宋齐丘为子嵩，李建勋为史馆，皆不之名也，君臣之间，待遇之礼率类于此。

沈彬长者，有诗名，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，闲居于江西之高安，三吴侯伯多饷粟帛。尝荷杖郊原，手植一树于平野之间，召诸子戒曰：“异日葬吾此地，违之者非人子也。”居数年，彬终，诸子将起坟于植树之所，寻有术士语以吉凶事，近树北数尺之地卜葬，家人诺之。是夕诸子咸梦家君诃责擅移葬地：“复违吾言，祸其至矣。”诘朝乃依遗命，伐树掘土，深丈余，得一石椁，工用精妙，光洁可鉴，盖上刊八篆字，云：“开成二年寿椁一所。”乃举棺就椁而葬之，广狭之间皆中其度。彬第二子道者，亦能为诗，以色丝系铜佛像，长寸余，悬于襟上，衣道士服，辟谷，隆冬盛夏，惟单褐布裙，跣足日驰数百里。狂率嗜酒，罕接人事，多往来玉笥、浮云二山，林栖野宿，不常厥居。至今尚在，南中人多识之。

王崇文以旧德殊勋，位崇台衮，巨镇名藩节制逮之，坐镇浮竞，出入三朝，喜愠莫形，世推名将。临武昌日，阅兵于蹴鞠场，武昌厅有古屋百余间，久经霖雨，一旦而颓，出乎不意，声闻数里。左右色动心恐，惟崇文指纵点阅，安详如故，亦无所顾问。

何敬洙善弹射，性勇决，微时为鄂帅李简家僮。李性严毅，果于杀戮，左右给使之入小有过，鲜获全宥。何尝因薄暮与同辈戏于小厅下，有苍头取李公所爱砚擎于手中，谓诸僮曰：“谁敢破此？”何时余酣乘兴，厉色而应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吾敢碎之。”乃掷砚于石阶之上，铿然毁裂，群竖迸散，无敢观者。翊日李衙退视事，责碎砚之由，主者具以实对。李极怒，即命擒何以至，死不旋踵矣。夫人素贤明，知何有奇相，每曰异日当极贵，至是匿何后堂中。旬浹之间，李怒未解，夫人亦不敢救。一日，李独坐小厅，有一乌申喙向李而噪，其声甚厉。李恶之，遂拂衣往后园池亭中，乌亦随其所之，叫噪不已，命家人多方驱逐，略无去意。李性既褊急，怪怒愈甚，顾谓左右曰：“何敬洙善弹，亟召来能毙此畜，当释尔罪。”何应召而至，注丸挟弹，精诚中激，应弦毙之。李佳赏至再，遂释其罪。洙成立，擢为小校，以军功累建旌钺。建隆初，自江西移镇鄂渚，下车之日，小亭中复见一乌，顾何而鸣，何曰：“昔日全吾之命，得非尔乎？”乃取食物，自置诸掌，乌翻然而下，食何掌中。其后何位至中书令，授太师致仕，功算崇极，时莫与比。灵禽之应，岂徒然哉！

冯撰即刑部尚书谧之子也，举进士，初年少，众誉籍籍，以为平折丹桂。秋试之间，撰一夕梦登崇孝寺幡刹极高处打方响。先是徐幼文能圆梦，遂诣徐请圆之。徐曰：“虽有声价至下地。”洎来春，撰俄成名于韩熙载榜下。或有责徐之言谬者，徐曰：“诚于吾语，后当知之。”放榜数日，中书奏主司取士不当，遂追榜御试，冯果覆落。

邓匡图为海州刺史，有野客潘宸谒之，邓不甚礼遇，馆于外廐。忽一日，邓命潘观猎近郊，邓妻因诣廐中，覩宸栖泊之所，弊榻莞席竹笼而已。笼中有锡弹丸二枚，其他一无所有。艾夜宸从禽归，启笼之际，忽为叹骇之声，且曰：“定为妇人所触，幸吾朝来摄其光铍，不尔断妇人颈久矣。”圉人异之，乃闻于邓。邓诘其由，室家具以实告，邓颇惊异，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：“先生其有剑术乎？”潘曰：“素所习之。”邓曰：“愿先生陈其所妙，使某拭目一观可乎？”潘曰：“何不可也，明日公当斋戒三日，择近郊平广之地，可试吾术。”邓如其约，至期命潘联镳而出，至城东。其始潘自怀袖中出二弹丸置掌中，俄有气两条如白虹之状，微微出指端，须臾上接于天，若风雨之声，当空而转，又绕邓之颈，左盘右旋千余匝，其势奔掣，其声铮摐，虽震电迅雷无以加也。邓据案危坐，丧精褫魄，雨汗浹体，莫知己身之所从，乃稽首祈谢曰：“先生神术固已知矣，幸摄其威灵，无相见怖。”潘笑举一手，二白气复贯掌中，若云雾之乍收，数食间复为二锡弹丸矣。邓自此礼遇弥厚，表荐于烈祖纳焉。其后欲传之于人，一夕梦其师怒宸擅泄灵术，传非其人，阴夺其法，既寤，不复能剑矣。寻病终于紫极宫，临终上言乞桐棺葬于近地，后当尸解，上从之，使中贵人护葬于金波园。至保大中，元宗命亲信发冢观之，骸骨尚在，迄无异焉。

进士黄可，字不可，孤寒朴野，深于雅道，诗句中多用“驴”字，如《献高侍郎诗》云“天下传将舞马赋，门前迎得跨驴宾”之类。又尝谒舍人潘佑，潘教服槐子，云丰肌却老。明旦潘公趋朝，天阶未曙，见槐树烟雾中有人若狙之状，追而视之，即可也。怪问其故，乃拥条而对曰：“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，故今日斋戒而掇之。”潘大噱而去。

孙晟为尚书郎，上赐一宅在凤台山西冈垄之间。徙居之日，群公萃止。韩熙载见其门卑巷陋，谓孙曰：“湫隘若此，岂称为相第耶！”举坐莫喻其旨。明年孙拜御史大夫，旬日之间，果正台席。

《升元格》：盗物直三缗者，处极法。庐陵村落间有豪民，暑雨初霁，曝衣篋于庭中，失新洁衾服不少许，计其资直不下数十千。所居僻远，人罕

经行，唯一贫人邻垣而已，周访踪状，必为邻人盗之，乃诉於邑。邑白郡，郡命吏按验，归罪于贫人，诈服为盗。诘其赃，即言散鬻于市，盖不胜捶掠也。赴法之日，冤声动人。长吏察其词色，似非盗者，未即刑戮，遂具案闻于朝廷，烈祖命员外郎萧俨覆之。俨持法明辨，甚有理声，受命之日，乃绝荤茹，斋戒理棹，冥祷神只，昼夜兼行，伫雪冤枉。至郡之日，索案详约始末，迄无他状。俨是夕复焚香于庭，稽首冥祷，愿降敕戒，将行大辟。翊日天气融和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，至失物之家，震死一牛。尽剖其腹，腹中得所失衣物，乃是为牛所啖，犹未消溃。遂赦贫民，而俨骤获大用。

谏议大夫张义方，命道士陈友者合还丹于牛头山，频年未就。会义方遘疾将卒，恨不成九转之功，一旦命子弟发丹灶，灶下有巨虺，火吻锦鳞，蜿蜒其间，若为神物护持。乃取丹自饵一粒，暗症而终。当时识者以为气未尽，服之阴者不寿也。

刘仁贍镇寿春，周师坚垒三战，蹙而不降。一夕爱子泛舟于敌境，艾夜为小校所擒，疑有叛志，请于贍。贍将行军法，监军使恳救不回，复使驰告其夫人。夫人曰：“某即妾最少子，提携爱育，情若不及，奈军法至重，不可私也，名义至大，不可亏也。苟屈公议，使刘氏之门有不忠之名，妾与令公何颜以见三军？”遂促令斩之，然后成其丧礼。战士无不堕泪。

高越，燕人也，将举进士，文价蔼然，器宇森挺，时人无出其右者。鄂帅李公贤之，待以殊礼，将妻以爱女。越窃谕其意。因题《鹰》一绝，书于屋壁云：“雪爪星眸众鸟归，摩天专待振毛衣。虞人莫漫张罗网，未肯平原浅草飞。”遂不告而去。后为范阳王卢文纳之为壻，与王同归烈祖，累居清显，终礼部侍郎。与江文蔚俱以词赋著名，故江南士人言体物者，以江、高为称首焉。

朱匡业、刘存忠虽无勋略，然以宿旧严整，皆处环卫之长。刘彦贞寿阳既败，我师屡北，京师危之。元宗临轩盥食，问其守御之方。匡业对曰：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”遂忤旨流抚州。存忠在侧，赞美匡业之言不已，流饶州。

韩寅亮，偃之子也，尝为予言：偃捐馆之日，温陵帅闻其家藏箱笥颇多，而絨繡甚密，人罕见者，意其必有珍玩，使亲信发观，惟得烧残龙凤烛、金缕红巾百余条，蜡泪尚新，巾香犹郁。有老仆泫然而言曰：“公为学士日，常视草金銮内殿，深夜方还翰苑，当时皆宫妓秉烛炬以送，公悉藏之。自西京之乱，得罪南迁，十不存一二矣。”余卅岁，延平家有老尼，尝说斯事，与寅亮之言颇同，尼即偃之妾云耳。

张易为太弟宾客，方雅真率，而好乘醉凌人，时论惮之。尝侍宴昭庆

宫，储后出所爱玉杯亲酌易酒，捧玩勤至，有不顾之色。易张目排座，抗音而让曰：“殿下轻人重器，不止亏损至德，恐乖圣人慈俭之旨。”言讫，碎玉杯于殿柱，一座失色，储后避席而谢之。

庐山九天使者庙有道士，忘其姓名，体貌魁伟，饮啖酒肉，有兼人之量。晚节服饵丹砂，躁于冲举。魏王之镇浚阳也，郡斋有双鹤，因风所飘，憩于道馆，迴翔嘹唳，若自天降。道士且惊且喜，焚香端简，前瞻云霓，自谓当赴上天之召，命山童控而乘之。羽仪清弱，莫胜其载，毛伤背折，血洒庭除，仰接久之，是夕皆毙。翌日，驯养者诘知其状，诉于公府，王不之罪。处士陈沆闻之，为绝句以讽云：“啖肉先生欲上升，黄云踏破紫云崩。龙腰鹤背无多力，传语麻姑借大鹏。”

庆王茂，元宗第二子也，雅言俊德，宗室罕伦，未冠而薨。上深轸悼，每顾侍臣曰：“子夏丧明，不为异也。”或对曰：“臣闻仁而不寿，仙经所谓炼形于太阴之中。然庆王必将侍三后于三清，友王乔于玉除，伏望少寝矜念。”上泫然焉。

烈祖辅吴，将有禅让之事，人情尚怀彼此，一二不乐。周宗请之，上曰：“吾夜梦为人引剑断吾之颈，意所恶之。”宗遽下阶拜贺曰：“当策立耳。”居数日而内禅。

王鲁为当涂宰，颇以资产为务。会部民连状诉主簿贪贿于县尹，鲁乃判曰：“汝虽打草，吾已蛇惊。”为好事者口实焉。

邓亚文，高安乡野之人也，烈祖时自尚书郎拜青阳令。升厅就案而食，自谓尊显弥极，还语儿子辈云：“当思为学自致烟霄。吾为百里之长，声鼓吃饭，脑后接笔，此吾稽古之力也。”

宋齐丘微时，相者相之曰：“君贵不可说，然亚夫下狱之相，君实有之。位极之日，当早引退，庶几保全。”齐丘登相位数载致仕，复以大司徒就征。保大末，坐陈觉谋干犯事，乃饿死于青阳。

元宗幼学之年，冯权常给使左右，上深所亲幸，每曰：“我富贵之日，为尔置银靴焉。”保大初，听政之暇，命亲王及东宫旧僚击鞠欢极，颁赉有等。语及前事，即日赐银三十斤以代银靴。权遂命工锻靴穿焉，人皆哂之。

元宗嗣位之初，春秋鼎盛，留心内宠，宴私击鞠，略无虚日。常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《水调词》进酒，花飞唯歌“南朝天子好风流”一句，如是者数四。上既悟，覆杯大恚，厚赐金帛，以旌敢言。上曰：“使孙、陈二主得此一句，固不当有衔璧之辱也。”翌日，罢诸欢宴，留心庶事，图闽吊楚，几致治平。

常梦锡为翰林学士，刚直不附，贵近侧目。或谓曰：“公罢直，私门

何以为乐？”常曰：“垂帏痛饮，面壁而已。”盖冯、魏擅权之际也。

周业为左街使，信州刺史本之子也。与刘郎素有隙。刘郎，长公主壻，时为禁帅。无何升元中金陵告灾，业方潜饮人家，醉不能起。有闻上者，上顾亲信施仁望曰：“率卫士十人诣灾所，见其驰救则释，不然就戮于床。”仁望既往，亟使召业家语之。业大怖，衣女子服奔见仁望，仁望怒之。洎火息复命，至便殿门，会刘郎先至，亦将白灾事，仁望揣刘意不能蔽业，又惧与之偕罪，计出仓卒，遽排刘越次见上曰：“火不为灾，业诚如圣旨。”上曰：“戮之乎？”仁望曰：“业父本方临敌境，臣未敢即时奉诏。”上抚几大悦曰：“几误我事。”仁望自此大获奖用，业乃全恕。

张子通既贵，其弟子游好次薤露，暑月衣犊鼻，纳凉门庑。值里巷丧车过，必径趋群挽中，声调清壮，抑遏中节，或至郊外，通夕而归。丧家以子通故，摄至客位，常享醉饱。其兄耻之，虽戒勖，终不能止。

陈海嗜鸽，驯养千余只。海自南剑牧拜建州观察使，去郡前一月，群鸽先之富沙，旧所无子遗矣。又尝因早衙，有一鸽投海之怀袖中，为鹰鹞所击故也。海感之，自是不复食鸽矣。

章齐一为道士，滑稽无度，善于嘲毁，娼里乐籍多称其词。弟曰齐二，次曰齐三。保大中，任乐坊判官。一旦暴疾，齐一齟舌而终。

女冠耿先生，鸟爪玉貌，甚有道术。获宠于元宗，将诞前三日，谓左右曰：“我子非常，产之夕当有异。”及他夕，果震雷绕室，大雨河倾。半夜雷止，耿身不复孕，左右莫知，所产将子亦随失矣。

陈继善自江宁尹拜少傅致仕，富于资产，性鄙屑，别墅林池，未尝暂适。既不嗜学，又杜绝宾客，惟自荷一锄，理小圃成畦，以真珠千余颗若种蔬状，布土壤之间，记颗俯拾，周而复始，以此为乐焉。

烈祖镇建业日，义祖薨于广陵，致意将有奔丧之计。康王已下诸公子谓周宗曰：“幸闻兄长，家国多事，宜抑情损礼，无劳西渡也。”宗度王等非本意，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，康王以匆遽为词。宗袖中出笔，复为左右取纸，得故茗纸帖为手札。康王不获已而札曰：“幸就东府举哀，多垒之秋，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。”明年烈祖朝觐广陵，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，诬上不以临丧为意，诟让百端，冀动物听。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，王靦颜而已。

兵部尚书杜业任枢密，有权变，足机会，兵赋民籍，指之掌中。其妻张氏妒悍尤急，室绝婢妾，业惮之如事严亲。烈祖尝命元皇后召张至内庭，诫之曰：“业位望通显，得置妾媵，何拘忌如此，岂妇道所宜耶！”张雪涕而言曰：“业本狂生，遭逢始运，多垒之初，陛下所藉者弩马未竭耳，而又早衰多病，纵之必貽其患，将误于任使耳。”烈祖闻之，大加奖叹，以银盆彩段赏之。

烈祖辅吴，四方多垒，虽一骑一卒，必加姑息。以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，或骚扰民庶，上欲绳之以法。而方藉其材力，思得酌中之计，问于严求。求曰：“无烦绳之，易绝耳。请敕泰兴、海盐诸县罢采鹰鹞，可不令而止。”烈祖从其计，期月之间，群校无复游墟落者。

严求微时为阳邑吏。阳宰器之，待以宾礼，每曰：“卿当自爱，他日极人臣之位。吾不复见卿之贵，幸以遗孤留意。”期年严亟登公辅，宰歿既久，其子理遗命候谒严门，严赠担石束帛而已。其子谦怀而退，严不甚顾，密遣家人赍黄金数十斤，伺于逆旅间，谢之曰：“非阳宰之子乎？相君使奉金以备行李。”又荐一官，地宅仆马毕为之置。其子他日及门致谢，严曰：“聊以报尊府君平昔之遇耳。”一见后，终身谢绝焉。

烈祖辅吴日，与诸侯会射延宾亭，刘信擎牙注矢揖拟四座。小校孙汉威疑不利于上，忽引身障烈祖，以己当之。上自此益加宠遇，位至侍中、九江帅。

刘信攻南康，终月不下。义祖遣信使者而杖之，詈曰：“语刘信要背即背，何疑之甚也。”信闻命大怖，并力急攻，次宿而下。凯旋之日，师至新林浦，犒锡不至，亦无所存劳。他日谒见，义祖命诸元勋为六博之戏，以纾前意。信酒酣，掬六骰于手曰：“令公疑信欲背者，倾西江之水终难自涤。不负公，当一掷遍赤，诚如前旨，则众彩而已，信当自拘，不烦刑吏耳。”义祖免释不暇，投之于盆，六子皆赤。义祖赏其精诚昭感，复待以忠贞焉。

李建勋镇临川，方与僚属会饮郡斋，有送九江帅周宗书至者，诉以赴镇日近，器用仪注或阙，求辍于临川。李无复报简，但乘醉大书一绝云：“偶罢阿衡来此郡，固无闲物可应官。凭君为报群胥道，莫作循州刺史看。”

赵王李德诚镇江西，有日者自称世人贵贱一见辄分。王使女妓数人，与其妻滕国君同粧梳服饰，偕立庭中，请辨良贱。客俯躬而进曰：“国君头上有黄云。”群妓不觉皆仰首，日者曰：“此是国君也。”王悦而遣之。

陈觉微时为宋齐丘之客，及为兵部侍郎也，其妻李氏妒悍，亲执厨爨，不置妾媵。齐丘选姿美之婢三人与之，李亦无难色，奉侍三婢若舅姑礼。问其故，李曰：“此令公宠幸之人，见之若面令公，何敢倨慢。”三婢既不自安，求还宋第，宋笑而许之。

冯延巳镇临川，闻朝议已有除替，一夕梦通舌生毛，翊日有僧解之曰：“毛生舌间，不可剃也，相公其未替乎？”旬日之间，果已寢命。

张洎计偕之岁，为润帅燕王冀所荐。首谒韩熙载，韩一见待之如故

，谓曰：“子好一中书舍人。”顷之韩主文，洎擢第，不十年果主纶闱之任。

进士李冠子善吹中管，妙绝当代。上饶郡公尝闻于元宗，上甚欲召对，属淮甸多故，盘桓期月，戎务日繁，竟不获见。出关日，李建勋赠一绝云：“韵如古涧长流水，怨似秋枝欲断蝉。可惜人间容易听，新声不到御楼前。”

钟传镇江西日，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谒，传以历日包一橘，置袖中使射之，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：“太岁当头立，诸神莫敢当。其中有一物，常带洞庭香。”

程员举进士，将逼试，夜梦乌衣吏及门告员曰：“君与王伦、廖衢、陈度、魏清并已及第。”员梦中惊喜，理服驰马诣省门，见杨遂、张观、曾顗立街中，谓曰：“榜在鸡行，何忽至此？”员怅然而觉，秘不敢言。其年考功员外郎张昺权知贡举，果放杨遂等三人，员辈卒无征应。既夏，内降御札，尚虑遗贤，命张洎舍人取所试诗赋就中书重定，务在精选，洎果取员等五人，附来春别榜及第，明年岁在癸酉也。

李德来任大理少卿，持法甚峻，忌刻便佞，时号“李猫儿”。本无学术，诈称博闻，每呼马为韩卢，乐工为伶伦，諂佞为謇谤，以此貽讥于世。

木平和尚，不知何许人也，保大初征至阙下，倾都瞻礼，阇咽里巷，金帛之施，日积数万。尝出入宫禁中，他日从上登百尺楼，上曰：“新建此楼，制度佳否？”木平曰：“尤宜望火。”上初不喻其旨。居数岁，木平卒，淮甸大扰，自寿阳置烽堠以应龙安山，旦夕上多登览，以瞻动静。又上最钟爱庆王，王初幼学，上问寿命几何，木平曰：“郎君聪明哲智，预知六十年事，寿当七十。”是岁疾终，年十七，盖反语以对之也。

李征古，宜春人也，少时贱游，尝宿同郡潘长史家。是夜，潘妻梦门前有仪注鞍马，拥剑护衙队约二百人，或坐或立，且云“太守在此”，洎见，乃寓宿秀才。觉后言于潘曰：“此客非常人也，妾来晨略见。”饯酒一钟，赠之金枢腕，曰：“郎君他日富贵，慎勿相忘。”李不可知也。来年至京，一举成名，不二十年，自枢密副使除本州刺史。离阙日，元宗赐内库酒二百瓶。

韩熙载放旷不羁，所得俸钱，即为诸姬分去，乃着衲衣负筐，命门生舒雅执手版，于诸姬院乞食，以为笑乐。使中国作诗云：“我本江北人，去作江南客。舟到江北来，举目无相识。不如归去来，江南有人忆。”

陶谷学士奉使，恃上国势，下视江左，辞色毅然不可犯。韩熙载命妓秦弱兰诈为驿卒女，每日弊衣持帚扫地，陶悦之与狎，因赠一词名《风光好》云：“好因缘，恶因绿，只得邮亭一夜眠。别神仙，琵琶拨尽相思调，知音少

。待得鸾胶续断弦，是何年？”明日后主设宴，陶辞色如前，乃命弱兰歌此词劝酒，陶大沮，即日北归。

韩熙载北人，仕江南，致位通显，不防闲婢妾，有北齐徐之才风。侍儿往往私客，客赋诗有云“最是五更留不住，向人枕畔着衣裳”之句，熙载亦不介意。

李尧，广陵布衣，常以喉舌捭阖为己任。宋齐丘罢镇江西，尧裹足来谒。齐丘问：“客素习何业？”尧曰：“修相业，于今十年矣。”宋曰：“君修相福乎？”尧不能答。他日，复求见宋，属子卒，左右不复通知，乃题一绝而去。词曰：“中兴唐祚灭强胡，总是先生设远谟。今日丧雏犹解哭，让皇宫眷合何如？”（商务印书馆本《说郛》卷二〇“讥嘲”）

朱业为宣州刺史，好酒凌人，性复威厉，饮后恣意斩决，无复见者。惟其妻钟氏能制之，搢帏一呼，慑栗而止。张易令通倖之职，至府数日，业为启宴。酒举未及三爵，易乘宿醒，掷觥排席，诟让蜂起。业怡声屏幃之间，谓左右曰：“张公使酒，未可当也。”命扶易而出，此后府公无复使酒焉。（同上书《使酒》）

元宗曲燕保和堂，命从官赋诗。学士朱巩诗成独晚，泊众制皆就，巩已醉矣。唯进一联，上疑其构思大久，复不终篇。巩再拜致谢曰：“好物不在多。”左右掩口而笑。自是金陵士庶遗饷不丰好者，皆以朱公为口实。（同上书《好物不在多》。也见《类说》卷二一。）

魏王知训为宣州帅，苛政敛下，百姓苦之。因入觐侍宴，伶人戏作绿衣大面明人若鬼状。傍一人问曰：“何为者？”绿衣人对曰：“吾宣州土地神，王入觐，和地皮掠来，因至于此。”（同上书《掠地皮》。也见《类说》卷二一，文字略有出入。）

张崇帅庐州，好为不法，士庶苦之。尝入觐江都，庐人幸其改任，皆相谓曰：“渠伊必不复来矣。”崇来，计口征“渠伊钱”。明年再入觐，盛有罢府之议，不敢指实，道路相见，皆捋须相庆。崇归，又征“捋须钱”。尝为伶人所戏，一伶假为人死，有谴当作水族者，阴府判曰：“焦湖百里，一任作獭。”崇大惭。（同上书《捋须钱》。也见《类说》卷二一，文字略有出入。）

后主篡位之初，尝梦一羊升武德殿御床，意甚恶之。及金陵之陷，补阙杨克让首知府事。盛衰之理，其明征欤！（同上书《梦讖》）

李羽能诗，五十方擢第，尝献江淮郡守诗曰：“塞诏东来淝水滨，时情惟望秉陶钧。将军一阵为功业，忍见沙场百战人。”盖郡守卢公一举及第。（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一《讽谕门》）

李古少贫贱，一举成名，不二十年，自副枢密除本州刺史。有《登祝融峰》云：“欲上祝融峰，先登古石桥。凿开巖嶮处，取路到丹霄。”（同上书卷一六《留题门下》）

冯延鲁公出讨闽中，催督军粮，急于星火。李建勋以诗寄之曰：“粟多未必全为计，师老须防有伏兵。”既而福州之兵果为越人所败。及归，迁司空，累表乞致政，自称钟山公。诏授司徒，不起。学士汤悦致状贺之，建勋以诗答曰：“司空犹不作，那敢作司徒。幸有山公号，如何不见呼？”先是，宋齐丘自京口求退于青阳，号九华先生，未周期，一诏而起，时论薄之。建勋年德未衰，时望方隆重，或有以比宋公者，因为诗曰：“桃花流水虽相似，不学刘郎去又来。”（同上书卷一八《纪实门中》。又见《类说》卷二一，文字略有出入。）

陈乔、张俄重阳日登高于北山湖亭，不奏声乐，因吟杜工部《九日宴蓝田崔氏庄》诗，其末句云：“明年此会知谁健？醉把茱萸仔细看。”员外郎赵宣父时亦在集，感慨流涕者数四，举座异之。未几，赵卒。（同上书卷二四《感事门》）

周颢处士洪儒奥学，偶不中第，旅浙西，从事欢饮，惟昧于章程，座中皆戏之。有赠诗曰：“龙津掉尾十年劳，声价当时斗月高。惟有红妆回舞手，似持霜刃向猿猱。”周和曰：“十载文场敢惮劳，宋都回鹘为风高。今朝甘伏花枝笑，任道樽前爱缚猱。”（同上书卷三八《讥诮门中》）

保大中，广陵理城隍，因及古冢，得石志一所云：“日为箭兮月为弓，四时射人兮无穷。但得天将明月化，不觉人随流水空。山川秀兮碧穹窿，崇夫人墓兮直其中。猿啼鸟啸烟蒙蒙，千年万年松柏风。”或云李白词。（同上书卷五〇《鬼神门》）

烈祖曲宴便殿，引鸬觥赐周本。本疑而不饮，佯醉，别引一卮，均酒之半，跪捧而进曰：“陛下千万岁！陛下若不饮此，非君臣同心同德之义也，臣不敢奉诏。”上色变，无言久之，左右皆相顾流汗，莫知所从。伶伦申渐高，有机智者，窃谕其旨，乃乘谈谐尽并两盏以饮之，内杯于怀中，亟趋而出。上密使亲信持药诣私第解之，已不及矣，渐高脑溃而卒。（四部丛刊本《资治通鉴考异》卷二九）

大食国进龙脑油，其味辛烈，解醒蠲疾，上所秘惜。耿先生见之曰：“此非佳者，当为大家致之。”乃缝夹绢囊，贮白龙脑数斤，悬于屋棟上，以胡饼盛之。少顷，沥液如注。上叹骇不已，命酒泛之，味逾于大食国进者。（《水乐大典》卷八八四一）

陈省躬尝梦骑一马，入一府署曰“天下太平”，未几除太平令。后复

梦乌衣吏仗剑断其一臂。时省躬弟长参从事京口，值甲戌之围，音耗久绝，尚以手足为念。既而金陵倾陷，归朝，除深州下博令。（同上书卷一三一三九）

内中尝欲真珠数升，耿先生曰：“易致耳。”即命以小麦数升，以银釜炒之。食顷，匀圆成珠。（同上书卷一四九一二）

魏明好作诗词，多而不格。尝携近诗诣韩熙载，韩托以病目，请置几案徐览。明曰：“侍郎目昏，请自为吟之。”韩曰：“耳聋加剧，切忌不闻。”（文渊阁四库本《类说》卷二一）

金陵围逼之际，人多患脚弱而卒。童谣云：“索得娘来破却家，后园桃李不生花。猪儿狗儿总死尽，养得猫儿遇赤痕。”一僧解之曰：“娘，谓再娶周后。不生花，谓之枯瘁。猪狗死尽，戌亥年脚弱而亡者。赤痕，猫目疾，不能捕鼠，谓不见丙子年也。”（同上书）

金陵建国之初，军储未实，关市之利，苛悉农桑商贾。时亢旱日久，上曰：“近京皆报雨足，独京城不雨，何也？”申渐高对曰：“雨惧抽税，不敢入城。”上即下诏停额外税，俄雨沾足。故知优旃漆城，耶律瓦衣，不为虚矣。（同上书）

给事中乔舜知举，进士及第者五人，皆以举数升降等甲。无名子谓乔之榜类陈桔皮，半白多居上。（同上书。也见《锦绣万花谷后集》卷一九‘科举’，末句作“年多者居上”。）